

美|文|阅|读



正月初一挑银水

周太舸

我的家乡川东北有正月初一挑银水这一习俗。

记忆里，除夕之夜，父亲就说，正月初一他要早起挑银水，我要给他打火把也必须早起，否则压岁钱就免了。正月初一一大早，在雄鸡喔喔的歌声里，父亲总会把我叫醒。

那时瞌睡正香，眼皮极不情愿地睁开，嘴里嘟哝着带着些怨气的词儿，可为了那几分或一角的压岁钱不得不穿衣起床。

打开门，屋外寒气刺骨，我一时不适应，牙齿上下相碰，“咯咯”发出敲梆一样的声音，身子也不由自主地打起哆嗦。然而，我家的花狗也许是皮毛厚实，也许是不惧怕寒冷，见父亲和我去挑银水，一骨碌从窝里爬起来，把身子弓了起来，又伸了伸，然后轻快地跑在前面带路。我笑骂花狗：“窝里那么暖和，起来干啥？我们不需要带路，真是蠢货！”父亲说：“花狗是在履行职责，跑在前面开路保护人。”那时候，我不懂啥叫职责，父亲就打着比方跟我讲。

“如果在夏天，路边草丛里可能有蛇，花狗鼻子灵敏，会发现蛇的，还会把蛇赶走。”火把由柏树皮捣软捆扎而成，不怕风吹，风越吹火越旺。不过火再旺，也只能照亮前行的道路，而不能逼退和夜色一样浓重的寒气。人走到哪里，寒气的刀子就追到哪里，刮着裸露在外的手、脸和耳朵。脸很厚实，似乎经得起刮，而手和耳朵的肉少，被刮得通红，被刮得生疼。我弄不明白，父亲以往都是白天挑水，正月初一为啥这么早就挑水，挑的井水还被称为银水？心想，要是白天挑水，就不会遭这份罪。

去水井的路上，趁着父亲挑着空木桶，我把心中的疑问一股脑儿吐了出来。父亲只是告诉我，从他记事起，每年正月初一一大早，父亲都要挑银水，他都要给父亲打火把。父亲还告诉我，我长大了也要挑银水，让我的儿子打火把。

我家的石头水缸，要装五担水，挑银水必须装满。家与水井的距离不远，父亲挑五担水，我跟着跑五趟。尽管嘴里呼出的热气立马变成了白雾融合于无边的夜色和寒气里，但我身体里的热量也逐渐从每一个毛细孔里钻出来把寒气逼退。父亲说：“冬天再冷也冷不过人的勤快。”我咀嚼着这句话，觉得很有意思。我想起在坝坝电影里看到的船只劈波斩浪的场景，感觉夜色和寒气如水，我们和火把则是船，船行之处，夜色和寒气只得让路。

水缸里水满了，村子里雄鸡唱歌的嗓门儿更加洪亮了，东方的天际也露出了鱼肚白，意味着新的一年和新的一天同时如约而来。我的心里乐滋滋、兴冲冲的，最初的睡意和寒意早已逃之夭夭。父亲去世后，我的肩膀接过了挑银水的担子。不过，我没有要人打火把，因为有手电筒，绑在头上可以照明。我挑银水的时候也没有叫上儿子，只是告诉儿子我打火把的经历。儿子稍稍懂事的时候，我还给他讲了当年花狗履职尽责和我对战胜寒冷的感受，也谈了对挑银水这个习俗的理解。我的理解是，银水既意味着珍贵，又象征美好的事物，获得美好事物必须勤劳，新的一年要从勤劳开始。

如今，农家都用上了自来水，水龙头一开，水便哗啦啦地流出来。挑银水这一习俗，也就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只尘封在年长者的记忆里。不过，挑银水所蕴含的道理只要还在家教里传承，从而融入血液里，就会生生不息，永远流淌。

生命的原质

曾凡星

生命的诞生，偶然而又必然，是自然的使然。生命强大而又渺小，灿烂而又苍白。生命是珍贵的，一切生命只要覆灭了，无论用多高的科技手段也无以能还原。是生命让我们居住的这颗星球有了情感，使宇宙不再寂寞，使阳光雨露、花鸟虫鱼有了伙伴和诗歌，使江河湖海、峰峦沟壑有了白帆和回音。

我曾为一棵年老的梨树感动不已。它立于一个干涸的塘边，铁一样坚硬的黑色的枝干闪着金属的光泽。几条发达的粗根，像游龙匍匐于地面，死死咬住脚下的泥土。它忠诚于季节，虔诚地服从于自然。它早已不再开花，更不能结出生命的硕果来。但稀疏却闪着绿光的叶片，却依然坚强地证明着生命的存在。它顽强地挺立于乾坤之间，享受阳光雨露的沐浴，欣赏花开花落！

多少年来，我都被这棵老梨树耀目的生命的光波震撼着、征服着、激励着。

曾看见一则报道，患白血病的13岁少女，虽有众人的爱护，可怎么也挽不住生命的逝去，在灿烂的生命即将完结的时刻，她紧紧拉住父母的手断断续续地说：“我走了……你们……再创造……一个……小生命吧……”读完我已是泪流满面。孩子，你的话里渗透着宽慰与善良。在生命的小小舟即将在水面上消逝的时

刻，你还想着创造生命，再让一个鲜活的生命充盈人间，去温暖抚慰为失去女儿而悲戚不已的父母的心。

充满希冀，满载梦想，是一切生命的本质。对于热爱生命的人来说，只要活着，只要一息尚存，就要爱人爱己，爱世间的一切善良。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在生命的行程里，我们似渺小的蜉蝣，稍纵即逝。有许多比我们更渺小的生命，却总是依然紧握命运的咽喉，不屈于时间的绳索，吟唱着生命的赞歌。在蝉的队伍里有一种绿色的小蝉，我们这里人都叫它“伏天”。它的生命旅程只有一个伏天，但是这个小小的生灵，从未因生命的短暂而悲哀过。它不分日夜，一直就那么“伏天”“伏天”地叫着。那撼人的声音，让人激动，让人辛酸，它让我想起扑火的飞蛾、一现的昙花、傍晚的红霞……

其实，“伏天”吟唱的是一曲欢歌，它来到喧嚷的世间，其终极目标是为唱出生命的赞歌。啊！一只无知无识的小蝉，却在短暂的时光里，用美妙的声音，把生命挥洒得如此壮丽。一位诗人说：钢琴会腐朽，而乐曲却是永恒的。我们拥有了生命，那么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应该是美丽而幸福的。谱好人生的乐曲，但愿每一个善良的生命，都能奏出永恒的主题。

桂香秋蟹宴

李韵悦

吃蟹最早能追溯到《周礼》，据东汉郑玄考证，周天子祭祀用的食物中就包括山东产的蟹酱。而古籍中记载的食蟹方法也颇为讲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就记载说“鲜蟹和以姜、醋”，蒸了之后能戒腥毒，去寒添热。张岱在《陶庵梦忆》记载的螃蟹是“河蟹至十月与稻粱俱肥，壳如盘大，坟起，而紫螯巨如拳，小脚肉出，油油如蠔蟹。掀其壳，膏膩堆积，如玉脂珀屑，团结不散，甘腴虽八珍不及。”《红楼梦》中的螃蟹宴也让人馋涎欲滴，挑出或肥大或满脐或满黄的螃蟹，又就着池水碧清、曲廊相通、桂花正好的景致，温一壶合欢花浸的酒祛寒，好不快意！

螃蟹种类繁多，做法也极具地域特色。潮汕人钟爱冷食红花蟹，宁波人惦念留存着海味的红膏呛蟹，上海人属意清蒸大闸蟹……我在威海吃的海蟹，做法是最简单的清蒸，甚至连蘸料都不需要。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让海边的人们保存了这种返璞归真的做法，鲜嫩的蟹肉丝丝入口，还能尝到些许海水的腥咸。

然而这种做法在四川等内陆地区并不适用，即使是空运也很难保证海蟹的鲜活，故而充满辣椒、花椒、生姜、香葱、花椒、大蒜、八角的炝炒，成了烹饪海蟹的主要方式。我不太喜欢这种做法，辣味压制下的海蟹早已丧失了本味，但为了避免腥味却不得不已而为之。我始终认为佐料应该是一道菜中的配角，在尊重菜本味的前提下，以料佐之，而不是喧宾夺主。所以在四川想吃到清蒸的蟹，还是以湖蟹为原料更为合适。

小时候，酷暑时节，外婆就会把辣椒摊放在烈日下暴晒，这样得来的干辣椒会更香更辣。等一场秋雨彻彻底底地洗去暑气，带来第一茬桂子含苞绽放时，我们便会开始搜集顶楼上那些盛放着的桂花，制作成桂花酿。为了留住桂香，母亲特意嘱咐这些桂花不可暴晒，需得在阴凉处风干。

待到十月初，蟹正肥，最后一茬桂花也展颜，正是食蟹好时节。从阳澄湖远道而来的大闸蟹被捆得严严实实，还吐着泡泡。一大早，父亲和外公就在厨房里叮叮咚咚地忙碌着，准备着一场盛宴。清蒸大闸蟹的做法看似简单，实则也有些讲究，从清蒸时需要加的葱段和姜片，再到最后加在蘸料中的佐料——蟹醋、干海椒、蒜末、姜丝和葱段，还要掌握合适的烹饪时间和火候，样样都必不可少。

九月份阴干的桂花早已制成了佳酿，浅酌一杯桂花酿，辛辣的白酒滑入喉中，回味时舌尖残留着桂花的幽香，不知是楼上种的还是小区里的今年最后一茬桂花，随着秋风潜入家中，带来了一丝芬芳。热腾腾的大闸蟹端上桌来，母亲示范着吃蟹的正确方法，讲解着哪些部位又该如何吃，虽然并未使用蟹八件，但也能吃得优雅……浓郁的汁液溢出在饱满的蟹壳上，金灿饱满的蟹黄香味扑鼻，大蟹壳中封满丝短鲜嫩的蟹肉，蘸上拌入姜丝、葱段、蒜末、干海椒的蟹醋，一丝快意滚动在舌尖。

啖三二肥蟹，闻满庭桂花香，秋之乐也。

但上大学之后，想在秋风起时和家人一同吃顿大闸蟹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去年也是因为种种原因，没能秋天回家。于是年末时，我还是决定去吃碗蟹黄捞面，弥补一下秋天留下的遗憾。一满碗油亮的蟹黄浇头在苏式碱水面上，又将蟹醋和面团中解腻。味道还是那么熟悉，满碗蟹黄也极为难得，毕竟平时大家为了蟹黄，可都是争着抢着吃母蟹。只不过在异乡的冬夜，寒冷却又热闹的街头，形只影单地尝着蟹味儿，终归还是少了些什么。

少了些什么呢，是一盏手作桂花酿，一份辛辣独特的蘸料，还是只只肥硕团脐的当季肥蟹，又或是叮咚碰撞、方寸厨房间溢出的烟火气呢？

我也不是很清楚，只知道季节更迭，秋天终究是过去了。



飞越高山 汤青 摄

诗|笺

红灯笼

■ 刘治军

一盏一盏的红灯笼，高高地挂起
挂着浓浓的喜庆，挂着祥和福瑞
挂着一年的收获，一年的幸福……

挨家挨户的红灯笼
红红的像一朵又一朵幸福的花
盛开我们的信念、追求、夙愿……

一盏一盏的红灯笼，挂满城市
挂满乡村，挂满我们心灵的窗口
挂着我们的好日子，挂着新年新景新气象……

满街满巷的红灯笼，红红的
像我们满含笑意的脸
散发着新的气息、浓浓的年味……

小|小说|看|台

生动的一课

■ 顾振威

刘平运老师过年没有买肉，这消息是学习委员刘向飞传出来的。刘向飞的两片厚嘴唇上下翻飞着，村里的人很快就知道了刘老师家的窘况。

其实不用刘向飞宣传，仔细一想就会知道了，刘老师每月只领几块钱的工资，他不是给班里这人买只笔，就是给那人买个作业本，工资都资助家庭困难的学生了。班里四十五名学生，哪个学生没接受过刘老师的资助呢？

刚迈进腊月的门槛，刘老师的伴侣就得了阑尾炎，在公社医院动手术的费用都是从亲戚邻居那里借的。刘老师平时节俭惯了，过年时不买肉也就不足为怪了。

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大年三十。村子里响彻着孩子们的欢快的笑声，弥漫着令人唾涎欲滴的香气。我刚推饭碗，刘向飞就“噔噔噔地”跑过来了：“快到刘老师家去，刘老师有请。”

来到刘老师家，我们看到方桌上摆放着枣红色的瓦盆，瓦盆里堆得冒尖的饺子还冒着丝丝缕缕的热气。刘老师脸上的每道皱纹都盈满了笑：“咱村四十五户人家，四十四户都送了饺子。我给你们四个布置个寒假作业：每人十家，把饺子送回去。”

刘老师说着就用勺子往碗里盛饺子。

我结结巴巴地问：“都送过来了，咋还送回去呢？”

刘老师笑了：“古人云‘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也要讲礼尚往来。”

我们四人马不停蹄地在村子里穿梭时，刘老师家的厨房上面飘起了温暖的炊烟。当我们圆满完成刘老师布置的寒假作业时，刘老师也盛好了面条，他和蔼可亲地说：“肚子该饿了吧？快尝尝老师做的面条。”

刘向飞问：“老师，大年三十都吃饭子，你咋吃面条呢？”

刘老师摸着刘向飞的头说：“规矩都是人定的，人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改规矩。别看我没吃饺子吃面条，我感到面条比饺子还香——父老乡亲们的情谊，都装到我肚子里了，什么时候也不会忘记……”

我们没吃刘老师的比饺子还香的面条，飞似的跑出了刘老师家。

村子里响着零星的炮声，寒风呜呜地在村子的角落里踅摸着。望着刘老师家的几间茅草房，刘向飞像大人一样一脸严肃地说：“今天，刘老师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暗香

■ 应贊青

他正埋头做事，突然，觉得屋内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很熟悉，却一时想不起来是什么香味。开始，他还以为是某个女同事身上的香水味。可猛嗅了一番，却不是。这时，有人提醒：“是桂花香吧？”他才恍然大悟，这确是桂花的香味啊！于是他赶到室外，走到桂花树旁，果然，一股浓浓的幽香沁人心脾，激荡魂魄，再仔细瞧去，在那密密的树叶后面，那些米粒大小的嫩黄的花儿正如天空的星星闪烁，却又十分静谧，毫无张扬之意。

这时他想到一个少年时的故事。当时，他家里很穷，没钱买他喜欢看的书，于是他每天下午四点五十放学后路过学校不远处的一个书摊时就不自觉地走不动了，他拿起一本又一本的书，一页又一页贪婪地读着，一般都要到晚上六点多周围没有其他人了才回家。这个书摊每次也都在他走后才收摊。他一直以为书摊是要到那个时候才收的，因此他一年四季天天如此，从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直到有一天，他发现男孩没来，换成了一个女孩来摆书摊，而女孩不到五点半就开始收书了。他惊奇地问：“小妹，你们的书摊今天怎么收这么早？还没到时间呢！”女孩说：“我哥本来是个残疾人，但他不想靠我父母一直养着他，他卖这些书也只是想自己养活自己。这几天是倒春寒，我哥因为天天收摊而受寒生病了才让我来替他几天。他来时特别嘱咐我说，一个男学生五点多要来看书，这个学生天天看书要看到六点多才会走，所以我一定要到了六点多他走了之后才可以收摊。现在已经五点半了，街上已经没有多少人了，寒风吹得我钻心的疼，再不收摊，我怕自己也被冻病了……”

他这才明白，这位残疾大哥当时一直在默默地为自己开着方便之门……